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八百七十三

經部

周禮注疏卷二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雞又掌共雞牲辨其物注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

騂陰祀用黝音義黝於疏注釋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

辨其毛物大祭祀夜嘒旦以詔百官注夜夜漏未盡雞

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音義嘒火吳反本又作呼詔古弔反

警音 疏注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為夜則呼旦也漏刻之義具挈壺氏 凡國之

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注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

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

至此旦明而告之音義

朝直遙反疏注釋曰引少牢曰比毗志反者謂祭前之夕宗

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曰旦明行事其

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

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  
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  
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也  
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  
凡祭祀面禳釁

共其雞牲注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

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為微音義

禳如疏釋曰云羊反凡祭祀

面禳者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注釋曰鄭  
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  
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候禳禳謂  
禳去惡祥也云釁讀為微者亦謂以微為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注位  
所陳之處酌涕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

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音義

沛子里反下同齊丁計反下文注除齊語齊人並同

疏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壘

尊不言者文略也注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

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醎在戶齊醞在

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

亦依此也云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

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

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

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

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注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

以璋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

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皆有舟皆有壘  
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  
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  
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  
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壘臣之所飲也詩曰  
鉶之罄矣維壘之耻斚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  
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爾

雅曰彝卣壘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雖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

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雉屬印鼻而長尾山壘亦刻

而畫之為山雲之形音義

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獻同暉音

稼著直略反注同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

下注朝用同雉音誅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盎烏浪

反琰莊產反酢才洛反卣音酉又音由本亦作攸蛇虺

上虵下許偉反射食亦反隼荀尹反禺音遇劉音隅印

魚丈反又疏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

五剛反疏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

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

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齊

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

鬱鬯是以各二尊壘尊不言數者禘禘與時祭追享朝

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壘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釋曰言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裸焉是也裸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是也后裸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酌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

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  
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  
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  
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  
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  
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  
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  
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  
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  
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  
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  
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  
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  
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  
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者  
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

厭王醕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醕尸因饋獻盜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臨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醕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當在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醕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醕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醕尸一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

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醕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醕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知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醕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

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如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  
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  
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擘之卒爵而  
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醕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  
王醕尸以玉爵也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  
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  
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云雞彝鳥彝謂刻  
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素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  
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  
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  
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  
獻尸皆有酢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  
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醕  
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醕尸用饋獻  
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  
尊今賓長臣卑醕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



用壘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  
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  
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况也云獻讀為犧  
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赤翠青為飾象尊以象鳳皇此二  
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  
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  
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  
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  
享之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  
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  
賜灌之類非謂二裸用鬱鬯也云壘臣之所飲也者經  
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  
壘是酒尊之義云罍讀為稼稼彛畫禾稼也者以諸尊  
皆物為飾今云罍於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彛黃目  
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證雞彛是夏瀆罍彛  
是殷法黃彛是周瀆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彛為上自

即犧象之屬為中壘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按祭遷廟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為朝受政於廟者謂天

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瀆謂之月祭故祭瀆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瀆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傳曰者彼譏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雌禺屬印鼻而長尾者紫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雌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雌在釋獸中云雌禺屬彼注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壘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

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壘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壘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壘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雖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

齊說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為數齊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說酌者稅拭勺而酌也脩酌

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為縮齊讀皆為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酸在戶  
粢醴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酸酒盞齊也郊特  
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酸酒浼于清汁獻浼于酸酒猶  
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浼成也獻讀為  
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酸酒摩莎浼  
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浼之以茅縮去滓  
也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浼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醴

沈從盞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暉明酌清酒醎酒沛之皆以舊暉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

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音義

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沈舒銳反李一音雪脩酌直

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盞子兮反稅舒銳反飾本或作棧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卧反醎莊產反棗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暉音同疏釋曰云摩莎素何反去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盞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壘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

之使可酌也注釋曰司農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泝酒之灋而司農皆不為泝酒灋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齎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醖從此盜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醖酒盜齊也者依此經及酒正言之盜次醴禮運醖次醴以醖當盜處即一物明醖酒盜齊也盜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醖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泝酒灋難解故釋此經泝酒之灋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泝之使可酌故云明酌也云醖酒泝于清者醖酒即盜齊盜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泝謂新亦謂泝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盜齊泝酌解之以

盜齊欲泚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泚泚使可酌故直云泚于清也云汁獻泚于醖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泚于醖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盜齊差清者和鬱鬯泚之故云泚于醖酒也云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泚酒之灋故舉當時泚酒之灋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醖謂盜齊也三者皆於舊醖之酒中泚之但云醖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醖則醖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泚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泚之者醴齊對盜齊已下三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盜齊差清和以清酒泚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泚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盜者以泚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盜同故略為二等泚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卣壘三等之尊



此見泔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醑明酌清酒醑酒沛之皆以舊醑之酒者重解當時之灋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沛酒次第為先後祭禮有裸有朝踐饋獻醑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禘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即此大事是禘可知也

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

注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  
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奠者云朝夕乃  
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  
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  
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

**大旅亦如之注旅**

見所奠彝尊朝夕須存省之意也

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疏

注釋

曰鄭知旅是國有大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  
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其云亦如  
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  
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  
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  
要至夕也且按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  
告請非常亦如大遣  
奠之而已亦非裸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五几左

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

處音義

彤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縲音早

疏

注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其玉

彫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彤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右俱是為神也云五席莞藻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韋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

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名物鄭不解之者義在下可知故略之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注斧謂之黼其纁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纁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

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音義

朝直遙反下注來朝

朝者同後朝覲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及

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

均下同為王于偽反下為布同幽彼貧反緣悅疏釋曰

絹反率音律下同馮皮氷反蒻音弱編必縣反此經

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

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費於朝秋冬受費於廟不常在廟

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

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過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

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三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

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

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

黼依者紫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

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宸即以黼宸為總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灋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注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宸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績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筌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繡白黑文者績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為况也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太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不言故注相兼乃

具也司農云紛讀為幽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旂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纁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鞞鞞厲旒纁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灋況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

之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

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

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

設席疏

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醕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

故云亦如之注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灋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



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按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灋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按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注績畫文也

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嚠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音義

績胡內反嚠本或作疏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嚠又作孺同如充反疏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注釋曰

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

席加纁者纁柔嚠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故鄭以下文決此但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嚠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

彤几注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

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

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疏釋曰諸侯酌尸酢主君

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

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按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己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

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總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彤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彤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袷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袷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持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灋故不與祭祀同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注謂王甸有司

祭表貉所設席音義

甸音田注同

疏

釋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

教戰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

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注喪事謂凡

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

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棗字磨滅之餘棗席

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棗燾既

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

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音義

柏鄭音棗劉依司農音迫萑音丸敦

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導疏

注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

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崔如葦而細者詩云崔葦淠淠同類之物但麤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柏棹字磨滅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生設之云敦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棹燾者檀弓云天子菽塗龍輻以棹是也云既窆則如見者既夕禮下棺訖則如見見謂道上帳惟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祔祔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

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鄭云同之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共詞也故破從詞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吉祭時以其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月乃設同几也

凡吉事變

几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

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

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

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

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

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音義

翌音異劉音有祊補耕反疏注釋曰先

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為無飾乎其言皆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有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枋者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為枋於外此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畧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有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



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  
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  
上云几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謏云几  
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  
兩端赤中  
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注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其實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音義

守藏上手又  
反下才浪反

傳直疏

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已下是也禁令謂  
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釋曰案王制云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  
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實  
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  
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

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

之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  
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  
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兂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音義

鎮珍忍反又音  
珍瑱他見反琬

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求鼗扶云反  
兂徒外反垂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

疏

釋曰云玉鎮大  
寶器藏焉者若

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注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為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總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總目語即赤刀已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刀赤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

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脗之舞衣大貝鼗鼓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脗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考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祭凡官府鄉州及祀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注察察其

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音義治直

吏反下及注同中疏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丁仲反下注同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

邑之官者於文畧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詔  
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注  
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皆同有文書案  
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  
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  
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上

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或

曰釁鼓之釁疏

注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策

等也云釁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被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

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音義

盥音管朝直遙反

疏注釋曰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

祭祀沃尸盥小臣云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注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

美惡謂問於龜太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

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

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

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云

貞於陽卜音義

與音疏

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

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  
注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  
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  
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  
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  
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  
亦彼類故云之屬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  
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  
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  
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  
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

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  
占耳案易繫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  
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  
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  
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  
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  
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  
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狸之也者七八九  
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  
陳則藏之不必狸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  
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象辭  
彼云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能正  
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  
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  
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  
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



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若遷寶則奉之

注奉猶送也疏

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

府藏之如故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

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

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音義

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

掌疏

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

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注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

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大尉中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空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民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

**謂繅藉音義**

藏才浪反見賢遍反下見於疏釋曰言掌時見殷見同藉在夜反下同玉瑞玉器

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

### 王晉大圭執鎮圭

纁藉即下文纁藉五采五就之等也  
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

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于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搯紳之搯謂函於紳帶之間若帶劔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纁

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币也一币為一就音義

朝直遙反注及

後放此韋衣於既反搯如字下同

一疏

釋曰晉搯也謂插大圭長三尺

音箭函初洽反或初輒反杼除汝反

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

五采就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

注釋曰云纁有五采文者釋纁字以其纁者雜采之名

故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榦用韋衣而

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纁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謁聘禮云上介屈纁以授賓是亦名纁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况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于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者漢有搢紳之士亦謂搢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搢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挿笏者挿於紳之外革

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劔也者劔在紳帶之間  
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  
之留首不去處為推頭齊人名推為終葵故名圭首為  
推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  
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  
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纁讀為藻率之藻者  
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  
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為  
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  
采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  
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  
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又云纁三采六  
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為再就就亦等  
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  
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

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  
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

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

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

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音義

信圭音身疏注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

記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  
彼謂秋覲禮受贄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  
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  
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大宗伯文義

具於諸侯相見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

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疏注

釋

曰先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  
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即  
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如公之  
儀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侯伯子男之臣亦如之若不  
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  
云故邾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  
二君不獲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  
也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注璋以聘后夫

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



有圻鄂瑒起音義

瑒直轉反覘他弔反疏釋曰此遣臣圻魚斤反鄂魚各反行聘問之所

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瑒之而已故云瑒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瑒璧琮也云皆二采一就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注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衆來曰覘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覘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覘也故云衆來曰覘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瑒有圻鄂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瑒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

帝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

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

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

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

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音義

邸丁禮反又音  
帝著直略反

疏

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  
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

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  
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  
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各琢出一圭璧之大小  
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

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邸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圜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總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

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抵祀地

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音義

儻昌絹反  
抵音帝

疏

注釋曰云  
儻而同邸

者案王制注卧則儻被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鄭司農云於圭

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

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

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

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音義

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卹音瑟

又作疏

釋曰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有二寸者也以

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

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注釋

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鬯裸祭

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

廟也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

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

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

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先鄭  
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  
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  
體因即以肆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  
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  
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裸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  
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  
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  
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  
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  
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  
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以祀日月星辰注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音義

殺色  
界反

劉色例疏

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  
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

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注釋曰云圭其邸為璧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但此圭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二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為節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注璋有邸而射取殺於

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音義

射食亦反注同造七報反剡以再反或因再反疏

釋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瑑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

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

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注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

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

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

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

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音義

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字劉

丁仲疏注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

反

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

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  
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  
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  
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  
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  
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  
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  
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  
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  
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引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  
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  
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  
據大司徒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為

而言耳

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

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

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

今時使者持節矣郵者閭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

以反命音義

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所吏反下  
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閭音開疏

注釋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  
鎮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  
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珍  
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

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  
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卹者  
閭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  
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  
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  
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  
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  
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瑞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

守注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  
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

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

注釋曰先鄭云牙璋瑑以為牙

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  
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

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邵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  
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  
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  
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  
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  
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  
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邸射  
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餽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  
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  
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  
總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  
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  
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  
於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  
而成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

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

璧羨以起度注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

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玄謂羨

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音義

袤音茂 疏注釋曰先鄭云羨長

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為不圜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度尺以為度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司農云

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疏讀為沙謂圭璋璧

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  
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馬加之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

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

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音義駟音祖斂

力驗反注同令汁疏注釋曰先鄭讀駟為駟牙之駟故

力呈反下令為同疏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鄭

不從之也云駟讀為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疾之語

故言焉云疏讀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

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

者於大斂馬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加與王為飾明在

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  
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  
與組同聲不為駟牙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  
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  
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  
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  
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  
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案覲禮  
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  
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  
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  
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  
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  
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  
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注穀圭亦

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

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其

聘女則以納徵焉音義

難乃旦反注同郟音談段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

疏

注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  
往也穀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  
事故亦用善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粟然  
也云難仇讎者仇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  
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者時莒與  
郟不和宣公四年左氏傳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是也  
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云晉侯使瑕嘉平  
戎于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者昏禮有六五禮用雁  
納徵不用雁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  
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



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秋通異代禮納幣以質言之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

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

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音義

好呼報疏注釋反注同曰云

亦王使之瑞節仍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而命事焉者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以證之云為壇會之者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無鋒芒者對下文琬

圭有鋒芒者也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注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

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

慝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

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

行人職曰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音義

易行下孟反注疏同慝吐得反

注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覲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也故引大行人云殷覲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王亦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為壇者約

君來時會殷國為壇  
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

器而奉之注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疏

釋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

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注釋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

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音義

飯扶晚反注同舍戶暗反柱張  
注反顛如字儀禮作顛音同

疏

釋曰大喪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

周禮注疏卷二十

周禮注疏卷二十考證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石經訛筵作席

昨席莞筵紛純疏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  
○監本三命訛公食為訛謂今據公食大夫禮注文  
正之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疏上能司命為太尉中能司  
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空○空監本訛寇臣學健

按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無司寇又下文云

其獻民數者則小司寇職也民訛穀今據小司寇職  
文正之

典瑞瑑圭璋璧琮疏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聘○監本  
脫曰覲二字今據大宗伯注及本注補之

璧羨以起度注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疏故玉人  
云度尺以為度○監本脫度尺字又脫度字今補正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石經脫上以字

琖圭以易行以除慝疏此即大宗伯云殷覲曰視謂一

服朝之歲也○歲監本訛作職今据大宗伯注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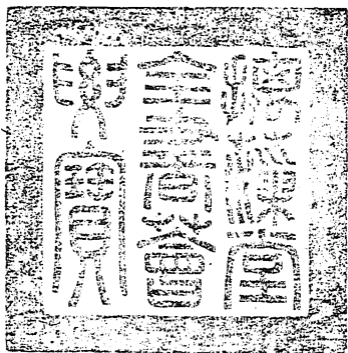
周禮注疏卷二十考證



謹案第十八頁後七行疏祔謂合葬刊本祔訛附  
據禮記改

第三十七頁後一行疏天子之士飯用梁刊本梁  
訛梁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八百七十四

經部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注五儀公侯伯  
**刑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

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為儀

**疏**注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三等  
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

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  
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

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此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一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為五儀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注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

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官方

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官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

方五里官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

常樊纓貳車介冑禮朝位之數焉音義

樊畔干反  
介音界

疏

注釋

曰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

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為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

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宋公為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為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號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孝經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總據諸侯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則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立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



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域。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為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為節，七命者以七為節，五命者以五為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洹，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為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

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宮室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為證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拱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為差耳故鄭云數焉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注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

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疏

釋曰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皆是

在朝者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為九命上公六命卿為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為五命子男云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差也注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見序官有中下大夫於此經唯見四命大夫是知中下大夫同四命也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為諸侯也云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為南面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若先鄭出加入亦加若毛君則出加入減若鄭君出加入則不加不減則義已備宗伯職也云王之上下三命士再命下士一命

經既不言而鄭言之者此典命所以主命數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而說之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為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為陽爵二則在王下為臣是陰官不可為陽爵故也士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

一命為陽爵無嫌也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誓猶命

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

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

以上卿之禮焉音義

適丁歷反下遐疏注釋曰鄭以誓嫁反射姑音亦疏為命者諸侯世

子皆往朝天子天子命之為世子故以誓為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

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為繼嗣使為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仲命諸侯云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是也引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者證

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

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為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

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子男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

等自然與公侯伯之適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饗食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于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

公之

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

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視小國之

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

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

注釋曰云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

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

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賕小國之君  
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  
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  
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裸酢饗食之  
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以  
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  
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賕小國之君注云  
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他賕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  
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案昭二十三年左傳  
云叔孫婁為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  
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  
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  
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  
孤者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



叔孫婍自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國國皆有，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亦足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為高行，故總以

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上卿天子  
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  
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  
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云脫者類上文大國  
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  
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  
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  
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誤也若依此三卿  
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  
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  
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  
君加一命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竝已君  
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  
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

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賦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立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立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竝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注用事祭

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

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王

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注釋曰云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  
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

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  
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六服同冕者首  
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蓋饗射  
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  
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罽  
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  
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  
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黻字之誤也王者相  
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  
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  
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  
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是以謂玄馬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音義驚必滅反劉府弊反毳昌銳反

劉清歲反希本作締陟里反劉猪履反注下皆同窋張  
律反蓋直留反或音胄禪婢支反又方支反屬居例反

續胡對反昔張里反刺七亦疏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  
反劉七賜反沈此擊反下同疏者亦是今尊其祭服且

言六矣注釋曰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者六服服雖  
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為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

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  
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公謂后稷之

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蓋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諡為王  
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  
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  
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  
稷不窋后稷子諸蓋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為先公矣周  
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  
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  
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  
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即  
紂亦曰諸蓋也大袷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  
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紂以上至后稷天保詩  
注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蓋至不  
窋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  
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袷之

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  
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  
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  
故亦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比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  
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  
祭社稷為中祀狸沈已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  
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天皆  
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  
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也云鷩禕衣  
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禕冕覲禮侯氏禕冕鄭注  
云禕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若然則禕衣  
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禕衣其言不足矣云毳  
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毳謂之罽則績毛為之若今之  
毛布但此毳則宗彛謂虎雖而先鄭以為罽衣於義不



可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績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雌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雌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雌為宗彝，其實是虎雌也。但虎雌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雌取其有智，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馬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黼，黼絺也，謂刺繡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

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草華蟲雉也  
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續人鳥獸蛇雜四時五  
色以章之為證也華蟲名驚者以其頭似驚以有兩翼  
則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  
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  
為締或作蕭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  
從締為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  
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  
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  
則衣無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謂桓  
公二年哀伯辭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旂旗者謂交龍  
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  
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  
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  
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  
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名

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馬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凡兵

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

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

遺色音義

韎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跗芳符反又音附注之樹反緹音體戚音提

疏

釋曰

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滅非一故云凡云韋弁服者以韋為冕又以為服故云韋弁服注釋曰韎是蒨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為弁云又以為衣裳者左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為幅注亦為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烏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為正也以其屨從裳

色天子諸侯白鳥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  
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黹為赤色韋猶以  
為疑故舉漢事以為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  
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  
時尚存是其兵  
服赤之驗也  
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

於廟則衮冕音義

眡音視 疏

注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故經總云眡

朝則皮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  
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  
故知義然也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者案覲禮  
云天子衮冕負黼宸節服氏云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  
王之常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  
衮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

於廟與覲同衮冕  
故於廟連言朝也

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

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

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

音義

甸音田注同

疏

注釋曰言凡者田獵非一故以凡廣之不言事者田獵有專事故不言也上賦

朝不言凡事者朝有常日比於田獵為數故凡事皆不言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

鄭注士冠禮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

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

弁積素以為裳也云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

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  
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  
為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案玉藻韞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  
朱韞韞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  
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  
但易其裳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韞則素裳其  
士韞言爵爵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韞也  
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是以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措扑北面  
以擔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  
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  
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  
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  
韋弁同但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弁是真正田用韋弁

也 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音義

衰七雷反下疏注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

皆同齊音咨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

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

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

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闕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

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明不降也如是則為

嫡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

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

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

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

謂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

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為天



子蓋亦不臣諸父  
昆弟而有服也

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

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總之經其  
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喪  
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  
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  
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  
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  
作紵鄭司農紵讀為弁而加環經環經即弁經服音義

近附近之疏釋曰弔事言凡者以其弔事非一故亦云

也注釋曰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

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

少今為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

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

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

一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加於素

弁之上故言加環經也云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

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

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

也云經大如總之經者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無服之

經總經最小弔服之經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經故云

經大如總之經也云其服錫衰疑衰者此文陳弔

事之經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

下文而說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知者

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他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思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為弔總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夫小異耳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注

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音義

為于偽反下及注除為害一字皆同

疏注釋曰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臣為王

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為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

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之母妻不別

見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為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為

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

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

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

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注君為臣服弔服

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  
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  
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

疑之言擬也擬於吉音義

易以鼓反去起呂反下同

疏

釋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

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  
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首  
服皆弁經者三衰同皆弁經注釋曰君為臣服弔服也  
者欲見臣為君斬君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  
鄭司農解錫衰總衰者喪服傳文其疑衰無文先鄭當  
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升皆  
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  
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

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  
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  
吉者也。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  
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婦與  
夫同其首服，即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筭無首，素總是也。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

**大札**疫病也。**大荒**飢饉也。**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

**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音義。

縞古老反。劉剛操反。

**疏**

注釋曰：知大札疫病。

者以春秋傳有天昏札瘥之文，故知札為疫病也。云大  
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即曲禮云  
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為害者，謂若春秋宋  
災謂有水災為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  
災又公羊云雉門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  
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此服。

素服首服縞冠之意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哉引  
為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  
日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下文云大札大凶大哉令  
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同梁山崩又是四  
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梁山崩同可  
知若然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  
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  
車馬君衣布指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常服為禱祈  
義與此同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  
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  
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  
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  
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  
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  
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士齊有素

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  
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立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  
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袞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  
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

尺三寸袪尺八寸音義

其齊側皆反注士齊同有禱音儒本亦作禱屬音燭廣古曠反

後廣袞同袪起呂反

疏釋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記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

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  
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  
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  
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

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注釋曰云自公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衮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祭之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禕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壹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禕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

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駢糗魯公牲羴公不毛魯公既與羴公別牲而用駢糗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用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

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  
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  
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  
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  
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  
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  
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  
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  
朝天子冕而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  
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  
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  
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  
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  
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  
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  
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

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素文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

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  
云屬幅廣袂等袂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  
也云其袪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  
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  
其袪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  
云凡弁經服其袂侈袂少窄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  
大也鄭以侈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  
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  
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  
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  
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  
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  
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  
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大

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注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

釋

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畧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所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廡衣服皆掌其陳序

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廡為淫鄭司農云淫讀

為廡廡陳也立謂廡衣服所藏於椁中音義

斂力驗反廡虛今反

疏釋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西上注云復者多少各如

其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衮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

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注釋曰云奠



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云立謂廡衣服所藏於柳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注外祀謂所祀

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疏

釋曰云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

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注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若以

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注屬其

屬胥徒也脩除芟掃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疏

釋曰云以時祭

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注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及祭帥其屬而

守其屬禁而蹕之注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音

義

蹕音畢遮章奢反令力呈反

疏

注釋曰其屬還是胥徒屬是遮列蹕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

也令入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廟謂大

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

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此王者之宮而有

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疏

注釋曰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為祧去祧為壇既言去祧為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者先公謂諸蓋已前不追諡為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大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

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太王以前為諸侯者謂不窋已後諸盭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諡為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為始祖故禘祭在焉從先王例也

以其服授尸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

注釋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士虞禮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以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衣服故云以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衾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冠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

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音義

黝於糾反司農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反

本或作

疏

注釋曰云廟祭此廟也者凡廟舊皆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

惡同

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

案上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

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

又祧滌濯脩除亦是潔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之

云脩除黝堊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竝有而經廟直

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是以鄭云

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黝堊廟亦黝堊

之先鄭讀黝為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地謂之

幽取黑義也知堊是白者以其堊與幽黑白相對

故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既祭

則藏其隋與其服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

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音義

隋許  
憲反

劉相疏

注釋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  
今先鄭以隋為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

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按祭尸  
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注云肺祭判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此言脊似誤所以  
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  
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  
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瘞埋之理  
同故云  
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注女宮刑女給宮

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概

及染盛之變鄭司農比讀為庀庀具也音義

比本亦作庀鄭毗志

反注及下同司農匹氏反

疏

注釋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

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具所濯概及染盛之變者濯概染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概為齋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饎變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為庀具釋之

詔王后之禮事注薦徹之節疏

注釋曰知此詔王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

帥六

宗云佐王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籩豆之節

宮之人共齋盛注帥世婦女御音義

齋音咨疏注釋曰下文同知帥六



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為  
盛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  
是以知盛盛世  
婦女御之事也  
相外內宗之禮事注同姓異姓之女有

爵佐后者音義

相息亮反疏注釋曰鄭以同姓異姓之女有

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  
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  
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大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注比帥詔相其事同疏

釋曰賓客饗食王后

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  
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  
酬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食食之禮亦當有后

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注釋曰此總說上文四經所云比帥詔相言雖不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大喪

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注苛譴也音

義莫音暮下同苛胡何反譴棄戰反疏釋曰大喪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

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凡王后有捧事於

婦人則詔相注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

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注釋曰先鄭云謂爵婦人

者此以經自為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

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也弔赴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注主通之使相

共授疏

注釋曰王后六宮之內有徵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故書為

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為豆籩疏

釋曰

婦人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  
之事故薦之注釋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  
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有加  
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  
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佐傳  
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佐外宗音義

傳直專反注同

疏

注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

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

賓客之饗食

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內宗及

命婦哭王音義

從才用反

疏

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

佐傳故云亦如之云王后有事則從者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以此總結之也注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見外

宗云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中有命婦也

臨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

釋曰此諸

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總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注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為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為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卿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盶豆籩及以樂徹

亦如之注 眡視其實 䟽

釋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

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  
豆云玉畧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  
設之時眡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  
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  
**王后以樂羞齎則**

**贊注贊猶佐也音義**

齎音咨  
**䟽**  
釋曰羞進也齎黍稷也后

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齎贊  
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齎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  
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齎此官已贊  
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注 獻 獻酒**

**於尸 䟽**

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踐饋獻及酌尸以  
食後酌尸亦是獻獻中 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注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音

義

與音預注同

疏

注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

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耳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注

小祭祀謂在宮中疏

注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

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

也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注內內外

宗及外命婦疏

注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已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

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叙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注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

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音義夾古

洽反劉疏注釋曰訓公為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古協反疏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

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是也既為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灋若文王



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第當穆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倒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為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塋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

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音義

併薄令反

疏

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併卿大夫

以凡之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為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為先王是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弟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為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族互相通也注釋曰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為子已後左右王之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當昭自

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

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疏

注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

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

凡有功者居前注居王墓之前

處昭穆之中央疏

注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

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家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以

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

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至庶人各

有差音義

別彼

疏

釋曰此文自王以下皆有而云爵等為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雖

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釋曰云別尊卑者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灋况之也若然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

**為之尸注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

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窆

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音義

度待洛反

疏

釋曰大喪謂王

喪有日謂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窆

者謂家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為尸者

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為尸也注

釋曰先鄭以遂為之尸據始穿地時祭墓地冢人為之

尸後鄭據始穿地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

人為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

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

墓為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

祭墓地即此遂為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

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初祭墓地之事亦得通一義故

引之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注隧羨道也度丘

在下

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大喪記曰凡封

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音義

窆彼驗反又補鄧反去起

呂反咸本又作

疏

釋曰上經已甫窆祭墓訖此經復云及窆以度為丘隧者此更本初欲窆

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注釋曰案僖二十五年左氏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

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

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

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為况也云下棺豐碑

之屬者此按檀弓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注云豐大也天子斷大木為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盧

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緯之等故引喪大記也

凡封者封即窆謂下棺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子千

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壙上執  
紼者皆負紼背碑以鼓為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  
以咸者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  
大夫以咸者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  
紼繫之而下棺也彼諸侯及大夫灋但

**及葬言鸞車象**

天子無文故引之以為證天子之灋耳  
**人注鸞車**中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

謂以芻為人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立謂言猶語也語  
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中車行之孔子謂為芻

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音

**義**

中如字劉居覲反語  
魚據反下同俑音勇

**疏**

釋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  
中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

人使行向壙注釋曰云鸞車中車所飾遣車也者中車  
職云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  
設鸞旗者以其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旂經直云鸞  
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  
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  
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  
言言問其不如濩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其臨葬不得  
始問其不如濩度玄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  
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  
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個  
諸侯七個天子當九個令向壙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  
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  
用生乎者此檀弓文後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為木人與  
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殆  
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近  
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



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惟改芻靈為象人

及窆執斧以

泣注臨下棺也音義

泣音利疏

釋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臨匠師

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

遂入藏凶器注凶器明器疏

注釋曰因上文

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明器即檀弓云木不成斷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神明死者之

器者也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

禁所為塋限疏

釋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

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釋曰云丘封所居前後者即上文為諸侯

及有功者居前為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云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凡祭墓為

尸注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疏

注釋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上文遂為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合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凡諸侯及諸臣葬

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疏

釋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

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注凡邦中之墓地萬

民所葬地疏

注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葬地者以其冢人掌王墓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

非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鄭  
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為庶人設墓其  
有子孫為卿大夫士其葬不  
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注族葬各從其親疏**

注釋曰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為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

知族是五服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  
**正其位掌其度數注位謂昭穆也度數爵**

**等之大小疏**

注釋曰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為左右故云正其位云度數爵等之大小

者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

**使皆有私地域注古者萬民墓地**

**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疏**

注釋曰知古者

墓地同處者上文云族葬是同處云使相容者釋經私地域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注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

守之注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

在墓中疏

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厲者謂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云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萬民墓地於族葬地中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注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

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

釋曰言諸侯者謂畿

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若司衷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注釋曰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死時事既夕葬時事士虞葬訖及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祥大祥禮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惟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亦掌之

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注

有事謂舍襚贈賂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

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

往音義

鳳反疏注釋曰知有事謂舍禭贈贈之屬者春

言衣被曰禭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珠玉曰舍明知有舍

禭贈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賻無常惟玩好是也

不言賻者賻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

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

得公分之為諸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明比國有司亦不

得分之也故後鄭云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向

喪家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注鄭司農云號謂諡號

者也

玄謂告以牲號齎號之屬當以祝之音義齎音疏釋曰

祭

祭

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

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

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注釋曰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齋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齋號謂若特牲少牢云凡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凡

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注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

喪當催督也疏

注釋曰云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禮合供給喪家者不

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居其

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官之  
職往供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典命凡諸侯之適子疏其饗餼饗食一與卿同也○監  
本脫食字今據聘禮補之

司服注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臣松

齡按甸上疑當有兵字

凡兵事韋弁服疏以韋為冕又以為服○冕當作弁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疏諸侯非二王後其餘  
皆玄冕祭於己○祭監本訛服今據玉藻改正

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疏案特牲禮祝命接祭尸  
取菹換于醢○監本祝訛祀接訛授換訛梗今据特  
牲禮經文改正

世婦凡王后有擗事於婦人則詔相○擗古拜字監本  
訛作揜石經訛作揜今改正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第十一頁後六行疏謂交龍為旂刊本文訛  
蛟今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疏安正容貌刊本正訛王今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疏若正田時刊本田訛四今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注縷衰在內布衰在外刊本二  
衰字並訛衰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疏其疑衰無文刊本疑字上衍  
總衰二字據禮記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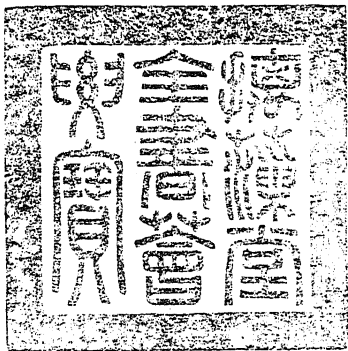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二行疏以次轉相如刊本如說於據  
毛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三行疏加邊之實是也刊本之說  
加據毛本改

第三十四頁前六行注孔子謂為芻靈者善刊本  
為說其據禮記改

第三十六頁前六行疏爵等之大小刊本爵等說  
等爵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李鍾淑